

雍

錄



雍錄卷之四

新安程大昌泰之著

錫山安國民泰校刊

延英殿

高宗初勅蓬萊宮諸門殿亭皆已立名至上元二年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卽有延英殿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耳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聽入閣不趨爲御延英此優禮也案六典宣政殿前西上閣門之西卽爲延英門門之左卽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閣上䟽伏閣不去也案朝于宣政卽名入

閣而延英又便殿之在西偏者無閣可伏也其曰守閣者
西上閣之西卽是延英殿門故守此之閣乞開延英以受
其對也至會要所記則直曰城等數人守延英門上䟽也
史家必言伏閣者以入延英之路言之也錢希白南部新
書記唐制曰凡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卽
此可見凡對延英必自閣門而入也長安志曰延英在紫
宸殿東呂圖引李庚賦爲據曰東則延英眈眈因謂延英
當在殿東而反詆六典謂在西者爲誤此失之矣予案會
要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
自閣中赴延英路則延英不在紫宸殿東亦已審矣六典

會要皆唐人自記唐制其爲可信豈不愈於李庚之一賦也哉或者失攷六典會要致有此誤也至於長安志者宋敏求自言其書皆本諸長安圖經又本諸梁載言十道志則志之傳信豈如六典會要之審也僖宗時嘗易延英之名以爲靈芝其必因上元所產之芝而制爲美名也及自蜀還仍名延英

延英召對

代宗召苗晉卿對延英晉卿宰相也羣臣初無許預之例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奏本司事則百官許對延英矣八年葛洪本正衙奏私事德宗詔今後有陳奏

宜延英門請對勿令正衙奏事則羣臣亦得乞對延英矣
故憲宗時元稹爲拾遺乞於延英訪問也迄後諸州刺史
遇開延英卽入延英陛辭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辭也

會
要開成敕

元和四年御史臺奏延英開日羣臣皆不得前
知遇陛下坐時方進狀請對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直
俟御宣政紫宸臨時奏請也錢希白之言曰凡內有公事
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番宣申中書并榜正衙
門則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至天祐元年詔今後每月許
一五九開延英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榜子奏請開
延英不計日數則是天祐後方定一旬三開延英之制前

此未也若宰臣奏開延英其來久矣韓臯爲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不盡可來延英與卿從容則是特許其對也元和五年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十五年十月下元假召宰臣對於延英議邊事也唐文宗紀贊曰唐制天子以隻日眎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此之隻日假日皆特引對是有爲爲之非常制也

長生殿

二張受誅之地通鑑云在迎仙宮長生殿唐五王傳則言在迎仙宮集仙殿未知孰是也長安志有長生殿但云肅

宗終於此殿而不指言此殿之在大明或太極也東宮有集仙殿後爲麗正集賢是東宮一宮固在太極宮城之內矣

詳見東宮

當高宗時大明宮已成武后擅國不應猶在

東宮養病予故謂當在大明正宮也太子之已誅二張也入后所寢長生殿白之后謂之曰孺子誅可還宮夫天后旣自長生殿遣太子還宮則可以見長生殿之與東宮不同一宮矣肅宗不豫張后召越王係授甲長生殿使討李輔國肅宗在長生殿使使者逼張后下殿則長生也者必寢殿也其位置與事爲可想而知也麗山別有寢殿亦名長生在華清不在大明也

詳見華清宮下

故東宮麗山之

集仙殿者皆非武后寢疾之地也

凌煙閣

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面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案西內者太極宮也太宗時建閣畫功臣在宮內也畫皆北向者閣中凡設三隔以爲分際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者恐是在三清殿側故以北面爲恭耶

上陽宮

武后既已傳位徙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詣觀風殿起居諸家無言上陽何在者獨長安志內苑有上陽橋不知此橋卽爲上陽之橋耶不敢主定也崔皎疏曰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則上陽宮必在大明之西矣德宗建中十二年高力士養女僞爲帝母沈太后上發宮人百餘人齎乘輿御物迎入上陽宮就供奉高氏自言是后驗眎者走馬入奏上受百官賀已而事覺以牛車載高氏還家按此旣遣宮女就上陽供奉則與德宗所御之宮自是不爲一地矣驗眎者走馬入奏又足以見其來自宮外也夫姜皎指爲西宮而此又迎之宮外予故疑其在大明之西也大

明之西若不在禁苑必在西內苑矣洛陽有上陽宮在洛城外此之所言皆長安也不可以參論

望賢宮

在咸陽縣東數里玄宗幸蜀還京肅宗至望賢宮奉迎德宗西幸又自望賢宮出奉天也

光範門

光範門在大明宮含元殿之西而含元殿西廊有棲鳳閣閣下卽朝堂有登聞鼓一如承天之制皆在承天門內卽宮城門也夫既有登聞鼓卽外人可得而進故韓愈上宰相書得以伏光範門外以宰相退朝路必出此也

長安志

漢制入司馬門內方是禁中凡至司馬門者皆省案有籍
方得入而光範門尙在含元殿外承天門內故外人得至
也

唐翰苑位置

少陽院
麟德殿

結隣樓
三殿

鬱儀樓
九仙門

金鑾殿
複門

寢殿

李肇記曰翰林院在少陽院南

長慶元年於門下省東少

陽院築牆及樓觀此院自在宮東非此之少陽院

其東當

三院結隣樓鬱儀樓即三院之東西廊也其西北並禁軍

營韋執誼則曰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又曰北

苑之置尤為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會此數說而求之

則其方鄉尚略可攷也三殿者麟德殿也一殿而有三面

故名三殿也三院即三殿也李絳為中書舍人嘗言為舍

人踰月不得賜對有詔明日對三殿也不獨此也凡蕃臣

外夷來朝率多設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對于此也結鄰樓卽三殿之西廊也鬱儀樓卽三殿之東廊也鬱儀又東卽寢殿矣鬱儀結鄰皆是重廊

見韋執誼記

翰林院學士

院皆在三殿西廊之外其廊旣爲重廊其門必爲重門也自翰苑穿廊而趨宣召必由重門而入故謂複門之召也李肇便以學士院胡門定爲複門者誤也寢殿旣在翰苑之左而金鑾殿又在學士院之左則金鑾益近寢殿矣自有金鑾殿後宣對多在金鑾則知其緊並寢殿矣以其近也德宗旣已上僊召學士鄭綱至金鑾殿立憲宗爲太子當如此倉卒學士遽能入至金鑾殿則可見矣翰林院又

北則近內苑其宮城垂轉北處城之西北角有九仙門文宗引入鄭注卽自此門也又門外卽列禁軍營順宗之爲太子也德宗已上僊矣太子有疾仍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以示不病卽此地也

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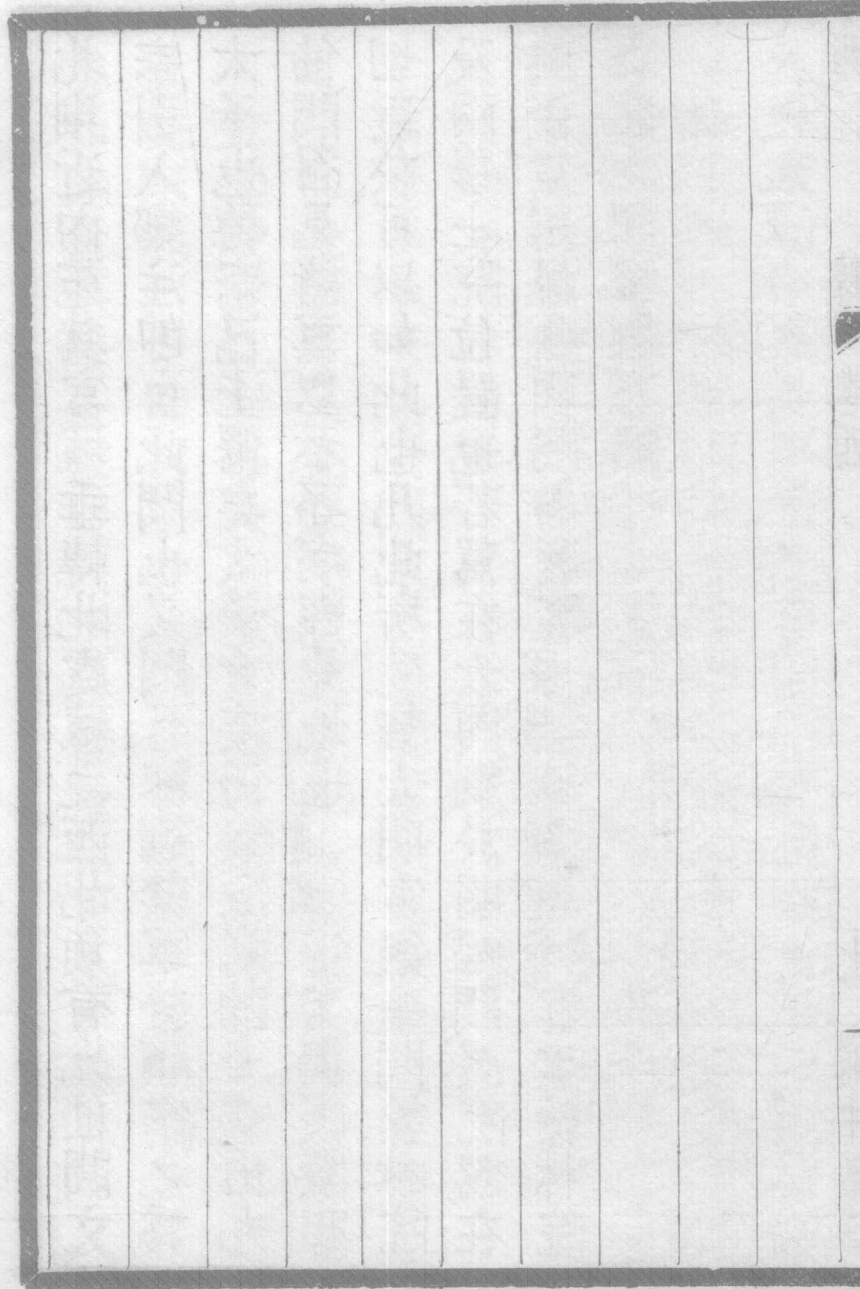
惟其與寢殿相

切近故可以如此也凡此所攷皆大明宮銀臺門翰林院及兩學士院位置也若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

在勤政樓東北

亦名翰林院

與此大明宮制不同



結鄰鬱儀樓

麟德殿東廊有鬱儀樓西廊有結鄰樓學士院卽在西樓重廊之外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結鄰爲結麟此恐誤也道書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文爲最結鄰奔月文爲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鄰者常娥也九真中經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鄰兩書也古宮殿皆取天象物瑞以爲之名曰華月華亦其義也則此之二樓者其必取諸奔日奔月之仙也安得改鄰爲麟也况兩樓之中有殿已自名爲麟德則結鄰之名必不贅以麟名也

大明宮右銀臺門翰林院學士院說

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號為胡門或疑此是複門門蓋東向韋

執誼曰開元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

入門直西為學

士院院有兩廳南北相沓而各自為門旁有板廊自南廳

可通北廳

李肇曰南北兩廳皆設鈴待詔者撼鈴為信若

是同為一門不必各設鈴索

又皆南向院各五門北廳從

東來第一間常為承旨閣餘皆學士居之廳前堦砌花磚

為道

花磚別有說

南廳本駙馬張垺為學士時以居公主

此其畫堂也後皆以居學士其東西四間皆為學士閣中

一閣不居

並李肇記

北廳又北則為翰林院初未有學士

時凡爲翰林待詔供奉者皆處其中後雖有學士而技能雜術與夫有學可備詢訪之人仍亦居之故王叔文王伾輩以書棊得入也翰林院又北則爲少陽院

南北學士

唐世嘗預草制而眞爲學士者其別有三太宗之弘文館玄宗之麗正集賢開元二十六年以後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學士則是實任此職眞踐此官者也若夫乾封間號爲北門學士者第從翰林院待詔中選取能文之士特使草制故借學士之名以爲雅稱其實此時翰林未置學士未得與弘文集賢齒也故曰北門學士言其居處在弘文

集賢之北也其曰北者大明一宮皆在太極東北而翰林院又在大明宮之北觀其地位緊並北苑牆南則其入內雖自西銀臺入而皆在弘文集賢之北也開元已後雖於翰林院南別置學士院正以學士名官而西院仍在翰林院南本弘文集賢而求其方亦在大明之北故言翰苑者亦以北冠之亦是因仍乾封間所名也

學士出入禁門

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也言其去纏縛而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則皆步行

本朝

名步行學士亦本此
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
也然此亦學士未爲承旨者體制如此耳若爲承旨則有
別禮故元稹自言爲承旨時得從內朝乘馬扈從又有詩
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此則承旨特禮也爲學士
者無之詳見罽罟下

學士宣召

沈氏筆談曰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無宣召之禮惟學士
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予按學士
宣召特禮也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
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

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命白以官爲中宮所捍而止是白在開元竟無官也後至二十六年勅置學士院乃始制爲官稱是爲翰林學士此時得爲學士者固與前此白身供奉者不同然向來尙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爲學士者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然此之宣召乃是院中熟例而不可輒減耳非爲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按銀臺門內直紫宸殿西固在禁中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月華門其日華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是亦同在禁中矣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爲學士而得知制誥又滿年乃遷中書舍人

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爲禮及其進官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故予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其後循襲不復減殺耳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漢殿耳唐無此名也沈氏又曰學士院北扉其爲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又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

詳在浴堂下

北廳花塼

李肇曰學士院北廳前有花塼道冬中日及五塼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塼乃至衆呼爲八塼學士

唐書語略難曉故詳具也

浴堂殿

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之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爲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爲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爲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矣館本唐圖則有浴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旣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

爲南北也矣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
文宗嘗於此門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
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
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矣而元稹承旨
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厩馬
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
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
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決不向後
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必趨丹
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卽與紫宸

殿相屬又可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可信也至於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德緊並學士院東故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者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

金鑾坡

龍首山形勢太液池附

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旣名之爲金鑾殿矣故殿旁之坡亦遂名曰金鑾坡也此在唐雖無記載而其形勢可推也大明宮自南而北爲含元殿又北爲宣政又北而爲紫宸前後相沓皆在山脊至紫宸又北而爲蓬萊殿則殿有大池宗楚客之詩

曰太液天爲水則可見其廣矣若此殿地勢猶高與含元紫宸同在山上則接天之水從何激導而能如此逆上也以此推之則龍首山勢至蓬萊而夷於平地無可疑也

詳

見前螭頭下

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也龍首山坡隴

之北至此餘勢猶高故殿西有坡德宗卽之以造東學士院而明命其實爲金鑾坡也韋執誼故事曰置學士院後又置東學士院於金鑾殿之西李肇志亦曰德宗移院於金鑾坡西也石林葉氏曰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故亦稱坡此其說是也而不言金鑾何以名坡於事未白予故詳言也若夫諸家謂爲移院

者則亦失實蓋德宗造院於金鑾坡上是卽此之坡而別建一院耳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故命爲東翰林院而夫開元勅立之院在右銀臺門內者元不曾廢也卽諸家謂移者皆誤也

複門

複門亦無的載李肇曰翰林之門重複高大號爲胡門此或爲複門也耶韋執誼記曰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重廊之後複門也者卽重廊而每廊各設一門者也此卽在院得召自西重廊複門而入對乎麟德者也石林曰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設複門所以通禁庭

也石林此語不知何出若指初入院時宣召以爲須召乃入則自是由宮城之外而得入宮城之門耳此之宮門卽右銀臺門矣而銀臺門不聞嘗設複門也若以院內自有複門須召乃得入對則凡宿直者身雖得在禁中苟無詔皆不輒見不止學士院限隔複門也反覆求之不皆可合故予亦未敢主信也



興慶宮說

大興京城東南角有坊名隆慶中有明皇爲諸王時故宅宅有井井溢成池中宗時數有雲龍之祥帝亦數幸以厭當之後引龍首堰水注池池面益廣卽龍池也明皇開元二年七月以宅爲宮旣取隆慶坊名以爲宮名而帝之二名其一爲隆故改隆爲興是爲興慶宮也其曰南內者在太極宮東南也寧薛諸王宅地皆並此宮遂獻入之故玄宗曰大兄遜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會要十六年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會要三十諸王旣獻宮地仍別建第宅環宮而居帝於宮隅爲二樓西則花萼相輝南則勤政務

本西樓以燕兄弟而南樓以修政事也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玄宗自蜀回居此宮其南樓下臨通衢故李輔國云可通外人恐或有變也

興慶池

帝王之興悉著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也玄宗之名與隆慶坊舊宅相符固可命以爲瑞矣六典所記曰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爲

龍池焉開元初以爲離宮後又增廣遂爲南內其正殿名大同殿殿之東北卽有龍池殿蓋主此池以爲之名也已上並六典然予詳而攷之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

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漑之日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分漑水北流至長樂坡西北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圖亦著漑水入興慶池路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以爲龍池者實引漑之力也人力勝而舊池改故始時數尺久乃數頃

不難也至六典所紀乃言初時井溢

通鑑云民王純家井

溢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則全沒導滙之實而專以

歸諸變化也六典者中書令張九齡之所領撰已上而罷

令李林甫繼之仍加注以奏

詳見六典下

凡此掩飾增損

實皆注文而本文無之則是詔辭皆出林甫而非九齡之
得知也以其人想之則飾虛成有自可見矣唐事誕妄固
有類此者武后改新豐縣爲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
雨湧出一山故取以爲名也而其何以輒湧也者不言其
以也此卽在位小人共加傳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
詳矣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則非一旦

驟爲三百尺也至六七尺日日絜增至三百尺是積力爲之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爲人力所成大不難見也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竊爲戲言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賜叔璘死夫近臣竊議尙且見殺則役人施工者安敢誦言其以乎以國力之盛爲人所不敢竊議之役則雖一夜穿井至深百尺尙其可能則平地絜土爲山及二十丈豈其難耶南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鷄之多足卽山之踴出者也書其事者皆唐臣安敢明證其僞也此古今符瑞之凡也

卷之四

...

...

...

...

...

...

...

...

...

溫泉

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

新豐慶山皆其地

在麗山

西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卽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貞觀十八年詔閣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宗臨幸製碑咸亨三年名溫泉宮

唐年小錄曰開元十年置實錄與元和志

則曰開元十一年置

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於驪山上益

治湯井爲池臺殿環列山谷開元間明皇每歲十月幸歲盡乃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天寶四載置會昌縣卽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東北向

正北門外有左

右朝堂門

正門曰津陽門

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門外有

弘文館以下見津陽門詩註及今所存之迹

東面曰開陽

門西面曰望京門

此兩京字必有誤

南面曰望京門津陽

門之東曰瑤光樓

南有少陽

其南曰飛霜殿

寢殿也白少

傅以長生殿爲寢殿非也

御湯九龍殿

在飛霜殿之南

亦

名蓮花湯

明皇雜錄曰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

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以石梁及石

蓮花同獻彫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

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至其所解衣將入

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麟舉翼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而

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木香船寘於其中至於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累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脩廣與諸湯不侔甃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花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寘於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銀鏤小舟以嬉游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次西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

玉女殿

今名星辰湯玉

石甕湯所出也

七聖殿

殿在宮中自神堯至睿宗昭成肅

明皇后皆衣禮衣立侍繞殿石榴皆太真所植
宜春亭 在

開陽門外
重明閣 今四聖殿北臨高有重明閣倚欄北瞰

縣境如在諸掌
四聖殿長生殿 齋殿也有事於朝元閣即

齋沐此殿
集靈臺朝元閣 天寶七載玄元皇帝見于朝元

閣即改名降聖閣
老君殿 朝元閣之南玉石為老君像制

作精絕
鐘樓 在朝元閣之東
明珠殿 長生殿之南近東也

笋殿 殿側有魏溫泉堂碑其石瑩澈見人形影宮中號玻

瓊碑
觀風樓 樓在宮外東北隅屬夾城而達于內臨馳道

周視山川大歷中魚朝恩毀折以脩章敬寺
鬪雞殿 在觀

風樓之南
按歌臺 在鬪雞殿之南臺高臨東繚牆
球場 宜

春亭之北門外

連理木飲鹿槽丹霞泉

在朝元閣之南

羯

鼓樓

朝元閣東近南繚牆之外

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

遂皆隳廢

溫泉說

溫泉在麗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
玄宗特侈蓋卽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
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爲章著大抵
宮殿包裹麗山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
城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爲後監世喜傳誦
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

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日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款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麗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亦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玄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遞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也案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爲敍以陳鴻所傳麗山事爲敍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爲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蓋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

爲之而鴻自言亦謂得之傳聞非玄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故常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爲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麗山也故予謂不可執守故常也凡左方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津陽詩注爲據津陽詩者鄭愚之所作也

長春宮

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十道志曰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護築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自河東引兵而西濟河至朝

邑舍於長春宮殆三數月休甲養士仍資永豐倉粟爲用
迄後此宮不廢揆之商周其殆西亳偃師之類歟

詳見子

書譜

武德二年嘗命太宗鎮此

大安宮

又有大安宮者高祖以秦王功高立宅以居之名洪義宮
至貞觀三年高祖爲上皇徙而居之改名大安宮在宮城
外西偏而太子宫中乃有顯德弘文麗正等殿皆在太極
宮城之內故馬周致議以爲不倫也太宗嘗獵昆明獻獲
于大安宮蓋自昆明東歸之路也

詳見大明
宮下

龍躍宮

宮在高陵縣西十里店神堯舊宅也本名通義宮武德六年名龍躍宮以通義監爲龍躍寺德宗改爲脩真觀內有神堯眞容至朱梁其宮廢

唐宮雜名

玉華宮

在坊州宜春縣貞觀二十一年造

九成宮

在鳳翔府麟遊縣本隋仁壽宮文帝以避暑每歲春往冬還文帝竟終於此宮太宗欲以宮奉高祖高祖惡之不往貞觀五年太宗自脩繕以備清暑改名九成宮

高宗永徽

元年改爲萬年宮

仁智宮

武德七年造在宜州宜君縣

秦蘭池宮

秦於蘭池側造宮至唐猶在太宗出征高祖至此宮餞之
或云漢宮

興德宮

在同州馮翊縣南義旗初起嘗駐此

永安宮

貞觀八年置在麟遊縣西

太清宮 紫微宮 紫極宮 玄元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後改爲太清宮東都爲紫微宮諸州各爲紫極宮太清以白石爲玄元皇帝眞像袞冕之服當展南向玄宗肅宗眞容立侍左右則皆朱衣朝服張巡起兵率吏哭玄元皇帝祠者凡郡皆有紫極宮也

慶善宮 披香殿

本名武功高祖舊第也在武功縣渭水北太宗誕生於此貞觀六年改慶善宮上賦詩呂才被之管絃名慶善樂 有披香殿

翠微宮

武德八年造名太和在終南山貞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
寢名含風殿蘇文忠詩曰植立含風廣殿用此也太宗於
此宮上僊楊大年談苑曰宮在麗山絕頂太宗常避暑于
此後爲寺寺亦廢有遊者題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
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待倒一株松

魚藻

禁苑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王建宮詞曰魚藻宮中鎖
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
多先皇德宗也池底張錦引水被之令其光豔透見也德

宗亦已奢矣故橫取厚積如大盈之類豈獨爲供軍之用也若非王建得之內侍外人安得而知

十六宅 百孫院

在安國寺東

寺在朱雀街東第五街

附苑城爲大宅分處

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儀台潁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爲十六宅後以諸孫成長又置百孫院

雍錄卷之四終

說

兵家攻取守避必見其著迹之爲何地然後事情可曉故馬援聚米而光武曰虜在目中者實狀審於空言也惟漢高帝入關入漢中已而出定三秦凡其往來所經則當紀錄而它君定居其所有不必言獨唐世變故最多自太宗時突厥已造渭北而其後諸帝率多因事他出不與漢世定據一地者同矣自馬遷史體旣分則紀傳異處而事之首尾因亦散出故予於事之大者率皆會粹歸一使之易曉矣尙念徒語難喻於是率其地望方所聚爲一圖使其出入趨避之因指掌可推而事情易白也

漢高帝入關

秦三年沛公至南陽宛縣降八月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

之南關也

在弘農析縣西百七十里

北攻嶢關

李奇曰在

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也

嶢關未下踰蕢山大破之遂

至藍田

長安志曰藍田關即嶢關也在縣東南九十里蕢

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也

踰蕢山者繞出嶢關之西也漢

元年十月至霸上

霸水之上也亦曰霸頭

秦王子嬰出枳

道旁降

枳在長安東十三里

遂西入咸陽

咸陽斜在長安

西北

聞章邯降項羽羽既名邯為雍王沛公知邯必據關

中乃閉守函谷關不納諸侯軍

關在弘農縣至唐時在河

南穀城縣卽新安縣

項羽聞關門閉使黥布攻破之遂至

戲下

戲水在昭應縣東北三十里卽新豐縣也

沛公自詣

鴻門謝羽羽怒解

在新豐東十七里戲水北

引兵屠咸陽

春正月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四十一縣都南鄭

南鄭

梁州之縣也在長安西南

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

雍王都廢丘

槐里

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

高奴

在延州

四月漢王入蝕中

蝕音力

至南鄭

漢中也

蝕

中之名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

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

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

漢魏之世止有駱谷道曹爽

伐蜀入駱谷道不可行至高祖始開駱谷道以通梁州關

之又西則褒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卽是子午也若大散關則在漢中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引兵出襲雍則自褒斜北出也蓋雍縣之陳倉也漢兵旣出邨走廢丘遂定雍地止是雍縣一縣東如咸陽圍

廢丘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

渡河擊魏豹唐同州朝邑縣魏王降而復叛韓信陳船欲

渡臨晉而潛襲安邑遂虜豹臨晉朝邑縣

唐高祖入關

帝爲晉陽留守定計入關以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發晉

陽至西河宋老生在霍邑屈突通在河東皆發兵拒守宋
老生既敗高祖遂留兵圍河東八月引而西濟河至朝邑
舍長春宮

詳見長春宮下

命劉文靜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庚午帝自臨晉渡渭復還長春宮世民頓于阿城帝命建
成自新豐趨長安宮世民進屯長安故城十一月圍長安
其大興城守如故進攻大興城下之遂迎代王卽位帝自
長樂宮入長安凡此之言長安者槩言關中京兆府地也
至言漢城則曰長安故城所以別乎隋之大興城也明年
受代王禪改元武德

中宗反正

神龍元年武后病甚在迎仙宮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
柬之崔玄暉桓彥範敬暉袁恕已謀誅之與右羽林衛大
將李多祚定謀仍用彥範敬暉李湛爲左右羽林將軍帥
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迎太子於東宮東宮在太極
宮城內其大明宮及太極宮之北皆有玄武門下文載太
子入至太后寢所卽從大明北門入也太子疑不出王同

皎曰今北門南牙北門南牙詳見後同心以誅凶孺復李

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太子乃至玄武門斬關入迎仙宮
斬易之昌宗於廡下桓彥範等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請
傳位太子明日東宮復位后徙上陽宮中宗反正

玄宗平內難

景雲元年韋后弑中宗自臨朝攝政立温王重茂爲帝后
懲武氏爲禁兵所剿於是召諸府兵之在關中者五萬人
屯京城使諸韋分領之以防變也初中宗循用太宗飛騎
法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目爲萬騎臨淄王隆基皆結其
豪傑諸韋不能覺也鍾紹京者爲禁苑總監官守切近宮
禁而其所轄工役有刀斧器械可用遂與劉幽求謀誅韋
氏仍以其意諷諭萬騎衆皆踴躍請效死睿宗時爲相王
初不預知也隆基與幽求等微服入禁中羽林將士皆屯
玄武門向二鼓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韋璿等以諭其意

士皆欣然聽命隆基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羽林在大明

宮北夾宮爲營其日出苑南門者出禁苑之南門對內苑

北門而入也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德門李仙臈將右萬騎

攻白虎門左萬騎者北禁軍之營于大明宮東者也右萬

騎者北禁軍營在大明之西者也約至凌煙閣前大譟凌

煙閣在太極宮福順等卽斬關入於是隆基勒兵玄武門

外玄武門內苑之北門也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工匠及羽

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前諸衛卽十六衛營在朱雀

門內者擁衛梓宮者聞譟皆被甲應之韋后走入飛騎營

有飛騎斬后首或曰后入飛龍旣爲旣士所斬獻於隆基

捕索諸韋盡斬之至曉皆定乃白相王相王入分騎收捕諸韋皆斬之少帝遜位睿宗立案玄宗此舉全取五王誅二張事而益加詳處初時北軍羽林固已與之協力及其入宮以兵譟爲驗而前殿諸衛遂皆應之則南牙北司皆有先約故雖諸韋分總兵柄亦無能有所拒抗及事已成盡誅諸韋史氏謂諸韋在杜曲者濫死非一此不知玄宗本意也蓋懼一韋脫逸它日或爲三思也

明皇幸蜀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陷東都至德元載六月潼關失守上與貴妃皇子等以乙未黎明出延秋門

過便橋至咸陽望賢宮

長安志云宮在咸陽縣東數里丙

申至馬嵬驛

在興平縣縣在府西百餘里

禁軍殺楊國忠

於是楊妃縊於驛丁酉上將發馬嵬將士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知上不留願帥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跋馬欲西建寧王倓曰殿下若入蜀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廣平王俶亦勸太子乃使俶白上上曰天也俶代宗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厩馬從太子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壬寅至散關丙午至河池甲子至普安是日肅宗卽位靈武尊玄宗

曰上皇天帝改元至德庚子上至巴西庚辰至成都二載
正月李猪兒殺祿山十月郭子儀逐張通儒遂入陝州安
慶緒盜據洛陽聞敗夜走趨河北時肅宗已自靈武回至
鳳翔遣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丁卯肅宗入西京十一月上
皇至鳳翔十二月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自開遠
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甲子上皇
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至德三載正月上皇御宣政殿
加上尊號已上通鑑二月上於興慶殿上上皇尊號曰太
上至道聖皇天帝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皇帝每問安
寢門聖皇亦時至大明宮問皇帝七月李輔國稱皇帝命

遷聖皇于大內之甘露殿初興慶宮南有長慶樓俯臨市衢聖皇時御此樓置酒眺望輔國疑有變遂白上曰聖皇所居近市與外人交通請移入居大內帝不應輔國乃傳帝語迎聖皇至睿武門赴甘露殿宮人皆不得從更選東內宮人嘗給使者趨西宮以備洒掃元年聖皇崩于神龍殿

案玄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爲苑之延秋門在漢爲都城直門也旣出卽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關以達成都其返也路亦如之故肅宗迎玄宗於望賢宮者度渭而至咸陽也明日

上皇始入國門既入即御含元殿者東內也其日即幸
興慶宮遂居焉則南內也肅宗欲問起居則由夾城過
興慶玄宗亦時一至大明宮也至乾元元年李輔國矯
遷帝入西內居甘露殿則在西內之東南矣崩于神龍
殿亦西內也

肅宗往返靈武

至德元載玄宗棄長安將趨蜀肅宗以太子從至馬嵬玄
宗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

未至馬嵬前事在玄宗入出蜀

下太子不從入蜀即自奉天而上次永壽

邠州東南

新平

郡邠州安定

涇州

庚子至彭原

寧州

辛丑至平涼

原州

大

閱監牧得馬數萬匹至此所適尙未堅定朔方留後杜鴻漸等勸上之朔方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地且回紇請和吐蕃內附可用也上深然之遂東趨靈武七月辛丑至靈武甲子於靈武南樓卽位發使入蜀奏知七月尊玄宗爲上皇天帝改元至德當靈武卽位之日是爲丙寅其日上皇方幸普安已而郭子儀李光弼大破賊於常山八月二臣皆趨靈武其月上皇至蜀郡九月上南幸彭原

彭原卽寧州自靈武回向南行

與回紇和親十月至彭原

房瑄請兵討賊庚子敗於陳濤斜陳濤者隸屬咸陽縣也二年正月安祿山爲子慶緒所殺甲辰卽僞帝位二月駕

幸鳳翔五月郭子儀與賊戰於西京清渠王師敗績子儀退守武功七月回紇領兵四千餘衆助討賊九月丁亥元帥廣平王俶代宗也領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衆十五萬餘收西京戰香積寺北寺西距灋水東臨大川大川即交水也交水即樊杜諸水所會也賊軍大潰賊僞西京

留守張通儒走陝郡癸卯廣平王入長安十月車駕還京子儀東逐張通儒走洛慶緒聞之其夜遂奔河北戊戌官軍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行至咸陽望賢宮東都報捷至丁卯自開遠門入居大明宮又三日上皇發離蜀郡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案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七月肅宗卽位靈武改其年爲至德元載二載正月祿山爲慶緒所殺九月廣平王收西京自失守以至尅復凡跨涉十五月可謂速矣其趨靈武也自邠原以達靈武返亦如之當西京未復留鳳翔者凡十閱月

代宗幸陝還京

廣德元年秋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大震關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冬十月進寇奉天武功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出咸陽以禦之

雍王德宗

也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丙子上跳丁丑至華州戊

寅吐蕃入長安立邠王孫承宏爲帝辛巳上至陝時子儀
在南山已罷兵柄募兵才得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
向藍田南出至武關收六軍散卒諸將聞之皆大喜願附
比至商州得兵四千人軍勢稍振奏乞回兵出藍田上許
之百姓給賊曰郭令公自商州來兵不知多少吐蕃大駭
庚寅悉遁去壬寅子儀自澧水入城十二月丁亥駕發陝
州甲午至長安

德宗幸奉天入出漢中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九月發涇原兵
救之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師旣無賞

賜又糲食菜餒丁未發至澧水兵變遂西趣京城挾令言
與俱還上命賜帛人二疋賊已至通化門

大興城東面之

門在夾城之南其北去丹鳳門止兩坊

又出金帛賜之賊已

入城又遣姜公輔慰諭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倉卒召禁衛
無一人至賊遂斬關而入上自苑北門出竇文場霍仙鳴
率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太子執兵以殿姜公輔曰朱泚
嘗爲涇帥今廢處京師恐亂兵奉以爲主不如殺之上不
暇用夜至咸陽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陸贄追及上
於咸陽賊入大明宮登含元殿趣府庫運金帛姚令言迎
朱泚夜入含元殿戊申徙居白華殿

李晟後收長安亦自

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屆言之當在大明東

苑之東

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上思

桑道茂之言幸奉天縣

在府西北一百六十里

己酉渾城

至奉天泚使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欲襲之段秀實
時在泚所倒用司農印符追旻還泚議稱帝秀實奪源
休象笏擊泚中額衆殺秀實泚入宣政殿稱大秦皇帝上
遣告難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泚自將逼奉天上命韓
游瓌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中路遇泚遂回衛奉天官軍
戰不利泚爭門欲入渾城曳草車塞門賊乃退泚營於城
東爲衝梯日來攻城幽州兵救襄城者多歸於泚汝鄭應

援使劉德信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十萬斛癸亥進屯東渭橋泚夜攻奉天渾瑊力戰却之四年十一月丙子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必見攻圍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李晟自蒲津濟而軍於東渭橋尙可孤亦自武關入敗泚將于藍田駱元光守潼關賊由是不能東出馬燧遣其子彙入援屯中渭橋由是泚黨所據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即苑東望春宮也泚內以長安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攻城渾瑊度其所係鑿地道俟之雲梯至城已有登城者梯輾地道陷城上人乘風投火炬攻具皆爲灰燼入夜泚復來攻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蠟表

至城中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懼遁歸長
安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城陷矣詔懷光引軍屯渭橋取
長安懷光遠來不見天子遂頓兵不行罪狀盧杞上不得
已貶杞新州司馬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卽帝位號大楚
上於行宮置瓊林大盈庫

玄宗幸蜀時細民焚大盈庫崔

光遠救滅得不盡火則此庫久已有之至此復置非勅也

用陸贄諫去其榜吐蕃請出兵助唐討賊二月李晟謀取
長安斬劉德信并其軍軍勢益振

劉德信軍時與晟同在

東渭橋故晟并其軍懷光旣脅迫朝廷數盧杞罪不自安

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乃奏請與晟合軍晟與懷

光會于咸陽仍自結陣歸東渭橋懷光反狀已明辛酉晟
奏請急爲備且蜀漢之路不可壅以趙光銑等爲洋利劍
三州刺史懷光潛與泚通謀行在人皆知之卽申嚴門禁
從官亦密裝以待西幸上將幸梁州嚴震以兵迎衛渾瑊
贊其行丁卯上出城西懷光使其將孟保惠等三人趣南
山邀車駕三將以追不及還報由是從行者得入駱谷

駱谷詳見地名駱谷關下

東渭橋有粟十萬斛給李懷光幾盡

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無資糧救援徒以忠義感軍
士故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是時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顏
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尙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軍

聲益大振懷光以其下多叛懼李晟襲之走河中庚申駕

至成固

興元府屬縣

壬辰至梁州糧用窘上欲幸成都嚴

震說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爲聲援
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會李晟表至亦言駐漢
中可繫民心若幸岷峨則失望上乃止上欲以渾城代李
楚琳陸贄曰勤王之師在畿內若急速宣召從商嶺

商山

也則迂且遙若由駱谷又爲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褒斜
褒斜達鳳翔縣爲近便是時楚琳方殺張鎰於鳳翔故德

宗欲代去之

若有阻隔則南北將遂迴絕上悟善待楚琳

庚戌渾城帥諸軍出斜谷拔武功以吐蕃擊泚將韓旻大

破之城遂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五月庚寅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至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
敢出與諸將議所向晟曰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
攻之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乃牒城等悉集城下乙
未晟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

呂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

明宮東苑之東

賊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皆敗之

李演等乘勝入光泰門會夜斂兵還丁酉復出兵屢捷駱
元光敗泚衆於澶西戊戌屯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似直
抵苑牆官軍拔柵而入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十餘
戰至白華門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

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秋
毫無犯遠坊有經宿方知官軍入城者分兵邀泚己亥晟
使孟涉屯白華門可孤屯望仙門門在丹鳳門次東一門

駱元光屯章敬寺寺在東城之外晟以三千人屯安國寺

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鎮京城癸卯晟遣露布入漢中泚將

奔吐蕃至彭原韓旻斬之詣涇州降改梁州為興元府戊

午駕發漢中七月至鳳翔壬午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橋

案朱泚之亂德宗以建中四年十月如奉天至興元元

年二月丁卯如梁州後改為興元府二月壬辰次梁州

五月戊戌復京城六月甲辰朱泚伏誅七月壬午上至

自興元自出幸至還京首尾凡十閱月也方涇原兵之
初變也回自澧水入通化門卽自城東而入也賊自東
來故上自苑北以出西度便橋徑咸陽以達奉天已而
朱泚來攻奉天危甚賴李懷光力戰泚乃退屯長安已
而懷光有異圖與泚通謀李晟渾瑊皆贊上移蹕漢中
自鄠縣入駱谷而西渾瑊從暨上已至漢中瑊乃自褒
斜出收鳳翔屯奉天與晟相應以逼長安晟初至東渭
橋已而上咸陽又自咸陽下移東渭橋晟得尙可孤駱
元光軍援遂自東渭橋西上由光泰門入兵苑中賊大
潰七月上至自興元

僖宗幸蜀

乾符四年宛句賊黃巢反廣明元年十二月陷潼關上由咸陽幸鳳翔巢陷京師上次興元中和元年正月如成都四月赦李克用使討黃巢二年巢將朱溫以同州降克用以三月四月連敗巢軍復京師巢與秦宗權寇陳州四年七月巢伏誅光啓元年三月上至自成都

山

梁山

梁山之在雍州其見於詩書者凡兩出禹貢治梁及岐此梁卽在同州韓城縣西北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

之者是也大王去邠踰梁山卽在奉天縣西非禹貢之梁
矣韓城之梁詩語明以歸禹則自無可辨而奉天之梁知
爲去邠所踰之山者唐地理可攷也大王去豳豳卽邠州
也奉天在邠南一百三十里岐山又在奉天之西百餘里
則自邠而南之梁山自梁山循渭西上以至岐下與率西
水滸之言應故知此山當爲周詩之梁而不爲禹貢之梁
也春秋時梁山崩壅河三日水不流晉侯以傳問伯宗此
則同州之梁也山能壅河使之不流故禹之旣載壺口而
急來治梁者此之梁山如或壅河卽冀都水必皆逆行泛
溢也同州自在奉天東北奉天梁山之距同州治五百里

諸家多混合以言誤矣秦皇作梁山宮它日登之望見丞相車騎者是奉天梁山也唐乾陵在其地故縣名奉天

南山一 惇物 垂山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也惇物也者卽東方朔傳所記謂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而百工可以取給萬民可以仰足者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其物也兼有此者明其富也舉一以見餘也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卽終南也關中記曰中

南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鄭箋曰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
高大宜有茂木也是自堯禹以至周漢皆言終南之饒物
產也不當別有一山自名惇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
漢志引古文而曰太壹者終南也垂山者惇物也信如此
言則是惇物終南各爲一山也不知其何所本而云然也

南山二

中南

太一

太白

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始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
天帝而世人始知天神嘗有太一也則凡言太一者皆當
在武帝之後也水經之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爲據而曰
此山一名中南

中南卽終南已見上文

亦名太白也其曰

終南則無間乎武功之與萬年此山皆在矣至云太白則實隸武功東距萬年蓋不啻三百里也爲其冬夏積雪望之皎然故名以太白也古圖志無言太白卽爲太一者也長安志萬年縣炭谷卽有太一祠焉始可命爲太一而非武功之太白矣則古文謂武功之終南卽爲太一是殆誤認武功之終南而世人莫或正之焉耳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穹崔嵬潘岳西征賦曰九峻截薛太一龍嵒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蟠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義亦以爲然也關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若武功亦有太一之祠

則雖別稱太一亦自無害也第不可蓋沒終南而別出一名耳

南山三 于闐 南山

記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則凡指終南以爲太一者當在萬年不當在武功此又可審也而予於此又有見焉福地地肺皆道家言皇甫謐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秦敗自匿於終南山也此又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山首末則不止近在關中而已也西域傳曰于闐南山東出金城

與漢南山屬焉則自于闐南山以至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間斷此其所以俱名南山也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曰在縣之某方某方之幾里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謬矣而夫南山之行乎金城間者可以見其果與關中南山相接也是有迹狀不可誣也

南山四 終南

凡壤地相去絕遠而欲得其高卑之實者必以水準水之所背必其地礙高而不可通流者也從其不可通流之始

而求之則山勢高隔從何地而始雖越數百里以至千萬
其里而皆可定矣積石河之南其水之大能并合支流而
北向以入于河者爲派凡二洮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
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入于河則是金城以西至允街
之西北其南面皆有大山焉礙水正派而使之自鄯蘭以
北入于河也此其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鄯蘭者
歟洮源在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背已而北行過隴山以
至金城之枹罕縣乃始入河是自梁益西北以至正北而
達于河水皆不能向南而行則凡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
山之在隴西金城者歟故西域傳列敘南山首尾而知于

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爲準也若夫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有攷矣隴西於關中爲西中有隴坻在其西一面則能隔洮水使不能東旣足以驗南山南峙之實矣隴山東面則在關中關中之地有渭水焉自鳥鼠同穴以至長安亘五六百里間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而北合乎渭以入于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岡脊不斷而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者又可準水以驗矣於是會其終始則于闐南山爲南山發迹之始而關中南山爲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秦詩作於周世固已指關中南山以爲終南矣所謂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者是也詩與漢史千載相望而其言具有本末知非班固臆說也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田肯曰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師古獨取蘇林其說曰百二者得百中之二是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言得二十萬人則可當百萬人也予恐此說未然也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卽無二萬足當百萬之文也至謂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言得十人而力可二是十人可當

二十人也亦無二十萬人可當百萬之文也肯之本語可復也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隔越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萬隔絕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詳其意指則秦得百二者言據此險阻得一百人則可敵二百人也若定其讀則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是其所從以爲百二者也齊得十二者猶云得十人則可當二十人也亦當以得十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則是得十而能二之其義自明也夫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與得十而二之以爲十二皆言其人半

而力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入百里其右阻河其左並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求也

雍

錄

卷五

二十

關中叢書

雍錄卷之五終